

江防總論
江防述略
海寇議

海防總論
江防集要

海防述略
海防集要



Z121

1
:3229

江

防

總

論

姜宸英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江防總論（及其他六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江防總論

清翰林院編修姜宸英議

岷江會衆川之流。出峽而後。滔滔東下。然其勢猶未極盛也。至過江陵。則漢江。統西北之水。而趨鄂渚。洞庭。合西南之水。而出岳陽。又經黃蘄。而向潯陽。則彭蠡。會饒。徽。贛。袁。諸方數千里之水。以南出湖口。東北。納淮南之衆流。泄宣潤之陂澤。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。自九江以下。兩岸南北。涯涘無際。汶港縱橫。故小則漁徒鹽戶。出沒藏奸。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。挾風濤而負固者。不可誰何也。明制用都御史。設操江。署于應天府之新江口。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汛。下至南直鹽山。三江會口。一千五百餘里。以時分班操練水師。又設南北兩巡撫。兼理兵務。操臣任江中。撫臣督岸上。互爲策應。而兩御史巡閱之。于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。巡司保任聯結制。姦人無所得出入。洲渚港浦。步步設備。營柵相望。櫛比而鱗密矣。

本朝定鼎。初設操江。駐池州。改駐安慶。康熙元年。始議撤巡江兩御史。裁操江。而以其職并轄之于總督。都御史。規制稍變焉。臣謹按古之有事于江者。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。易曰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。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。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爲守也。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。因用之以取勝。豈謂善識時勢者哉。然而有南北之分勢。有勦業之大勢。有一統之全勢。所謂南北之分勢。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。時則以金陵爲居重。以上流爲控扼。以全蜀爲根抵。蓋由京口而至秣陵。是爲長江之險。自武昌

而至江陵。是爲荊湖之險。守長江者以兩淮。守荊湖者以襄漢。南宋李綱論守備之宜。請于淮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。屯重兵以臨之。分遣偏裨進守支郡。上連下接。自爲防守。其說偉矣。南唐罷瀕淮把淺之戍。周師得以深入。楊行密與朱溫亟戰于淮上。溫不敢渡江。而楊氏遂能以淮安一隅與中原抗。此則淮江相爲唇齒之效也。晉羊祜據襄陽險要。開建五城。給吳人罷守石城。杜預以收江南之捷。晉陶侃取襄陽。命桓宣守之。而趙人不敢越漢河以取荆。此則襄陽與荊湖相與唇齒之效也。然而根抵尤在于蜀者。江之所從出也。我不得蜀。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。晉之滅吳。隋之平陳。元之蹙宋。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。其已事也。獨典午南渡。未嘗得蜀。而得晏安。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。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。符堅既克漢中。復平蜀。密令人預備舟師于蜀。將以入寇。于是蜀漢爲軍順流而下。幽冀之衆至于彭城。使其不輕身先進。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。水陸俱下。以壓區區之江左。豈有幸哉。故蜀固而後襄漢得爲荊湖之藩蔽。荊湖守而後兩淮得爲金陵之門戶。此偏安之勢然也。宋之取江南也。所出之道一。南此沿江而下之師也。晉之取吳也。所出之道六。涂中。江西。武昌。夏口。江陵。益州。而沿江之道五。隋之取陳也。所出之道八。六合。應江。廣陵。南海。而沿江之道四。元之取宋也。所出之道二。淮南。襄陽。而沿江之道一。則上流之勝勢。斷可識矣。獨明太祖起兵淮甸。日決勝于吳楚之間。其始由和州渡采石。取集慶。尋取京口。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。既而陳友諒襲太平。犯龍江。不與之爭于境內。乃溯流直上。而西殲之于鄱陽。進兵武昌。而東南大定矣。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。開創之盛業。帝王之極功也。至于承平已久。風波恬息。持籌

長筭之士。無所得騁其閒。其視長江衣帶。固漁人舟子之所以泳游而玩狎之者也。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。昔吳紀涉之對魏主曰。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。疆界雖遠。而險要必爭之地。不過數處。猶人身七尺之軀。靡不受患。其譴風寒者亦數處耳。彼所爲數處者。不過西陵、荊州、九江、采石、京口。迫江諸險要而已。此特就其國言之也。若夫有天下者。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。又有大于此者焉。試以明事徵之。正德間劉齊之寇。沂流上至九江。又下南京。往來者三。如入無人之境。然其始亂則近畿也。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圍風鎮。飛渡武昌。陷省會。全楚魚爛。同時羣盜豕突。池和廬鳳悉經焚掠。烽火照于江南。然皆秦豫來也。如是病有所從起。患有所必備。雖七千五百里之外。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乎。而況卽此七千五百里中。水陸之路。斜汊支港。傍溪曲徑。觸處成險。雖節節分營。而于各營之中。又自有其譴風寒者。其規模既廣。其布置宜密。故善爲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。務使遠邇聲息。眞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。而不致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。此在一隅偏安者。苦于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。今舉天下之大。唯吾所欲爲之。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拔之患者。非萬世一時哉。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。我朝撥亂之餘。功令一新。所遣將軍都統以下。星列碁布于荊州江寧京口諸重鎮。奇兵遊兵巡江諸營。或守禦非常。或往來探哨。千里之遙。應若呼吸。隔江南北。若運指臂。以故比年以來。滇黔兩廣外。暨九真日南珠璣孔翠異香文犀闌玳寶幃之貢。浮江而入河者。若過于枕席之上。巴蜀之名材。荆楚之秔稻。連橋接爐。輸于天府。散給吳越者。若取諸左腋之下。可不謂盛烈哉。然而薤蘿萌芽。堦塞罅漏。圖大于其細。制近于其

遠。吾之法一定。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。其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之也明矣。臣謹按明制江防。與唐宋經略微有不同者。嘉靖以後。懲于倭患。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者也。江自京口金焦起。下與海接。爲第一重門戶。外汜于廖角嘴營前沙。南北相對。則爲入江第二重門戶也。江南以及通泰之呂四場掘港諸處。與海相通者。在在皆所經畫。凡以防江卽以防海。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。而我皇上於今海氛旣靖之後。猶不能無加意于門戶之守者。明主之意。周乎天下。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。舊明操江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。後吳時來作江防考。王篆繼緝之。本朝順治閒。操江臣李日升。具有成書。皆略載當時現行事例而已。不及有所證明。臣今紀自明世。以及本朝設官各汛要害。參伍古今。備志沿革。而于大江源委。亦詳著于篇。

